

一条尼斯河成为边境线。一过桥,是德国城市格尔茨,更进一些,便是我早就想去看的地方。德累斯顿,这座北河谷的古典名城,当年,800架英美飞机的轮番轰炸(每隔两小时装满炸弹回来一次),使它成了一片火海!我曾看到一些那时的图片,楼顶上,那熏黑的大天使俯身向下,面向已成废墟的城市,面向那一堆堆巴洛克残骸,似在发出无声的哀悼……

今天的德累斯顿,已完全按照它过去的样子重建起来。德国人保留了每一块从炸毁的房屋中清理出的石头。重建的那些宫殿、教堂、歌剧院,完全是杂色的,像是百衲衣,或像是装上了假肢。那些填补上去的花岗岩石块,不知需要多久才能获得其“前辈”的历史感,而那些被熏黑的留存部分,再擦洗也褪不去它的乌黑。它的黑,就是它的创伤,人们也不想去碰它!

在完全重建的巴赫管演奏过管风琴的圣母大教堂外,立有一巨大的断墙残体,上面铭刻着这座著名教堂被摧毁的时间。但我看不必,因为整个德累斯顿就是一个巨大的创伤累累

● 域外诗苑

德累斯顿古城

王家新

“右边的嘴角 / 闪烁着圣诗之十六。”
从古典艺术馆出来后,我同巴特谈到了伦勃朗的这些自画像。对荷兰、弗兰芒画家如数家珍的他这样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伦勃朗晚年很穷,雇不起模特,就只好画他自己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这一笑,似乎摆脱了一些历史的沉重。

德累斯顿仍是一个活力焕发的城市。正如德国诗人格仁拜因在一首关于德累斯顿的诗中所说,它是一座“假死之城”!而格仁拜因自己的诗,正是这种生命复苏的象征。我曾多次见过这位出身、成长于德累斯顿的诗人,二十年前,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脱颖而出,目前可以说是德国最令人瞩目的诗人。德国汉学家、诗人顾彬也多次对我说:目前德国最好的作家和诗人大都来自东德。

而在德累斯顿当代艺术馆看到的马丁·厄德尔(Martin Eder)的画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诸多感受。他虽然主要画城市里的各种女人和猫,但却有一种强烈的奇异的年代感。他重新赋予了时代的欲望、困惑和忧虑以神话般的力量。总之,这位还很年轻的从不知道的画家,继波依斯、基弗之后,使我不得不再次对德国艺术刮目相看了。

● 掌故

黄历·皇历

陈永坤

西汉以前,我国使用的六种古历法,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传说以黄帝时创造的历法为最古。黄历就是黄帝历的简称,所以人们习惯把历书称为黄历。后来的黄历,有许多宣扬吉凶忌讳的内容,迷信色彩很浓,黄历便成了旧历书的代名。

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历法。9世纪初的唐王朝曾下令,历书必须经皇帝亲自审定后才能颁布,并且规定了只许官方印,不准私人印。从此,

历书就成了“皇历”。关于“皇历”一词,据说与宋太宗有关,宋太宗每年到了岁晚,都给文武百官各送历书一本。这本历书里刻有农历日期节令,以及在耕作种植方面的普通知识。因为历书是皇帝所送,故此叫它做“皇历”。“皇历”中所记历法,一般是以一年为限,第二年变更,如果拿起去年的皇历来查看今年的历法,就一定是一错误的。因此,“老皇历”就有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意思。



青海门源百里花海 无忌 摄影

我们老了
我们老也,也就懂得了衰老
懂得了爱与恨
懂得了种子落下,一定会发芽

我们老了,就会迟钝,麻木
见怪不怪,形如废物
不辨是非冷暖

我们老了,就会面无表情地
望着大街,内心徒生隐痛
让一支烟点燃手指

我们老了,就得挂上拐杖
摘下面具,回头向镜子
笑笑,转瞬消失

我们老了,就得用假牙咀嚼
仇敌,就得原谅所有的人
像上帝原谅世人

我们老了,也就懂得了一切
太阳,月亮,女人和孩子
生与死,只是一睁一闭

有时候
有时候,记忆就会凝滞,成为一点,

穿透一切,没有声音,没有影子。
那些窄小的街道、路边的黄花
以及你微露的鬓发,都清晰可见,
如隔着玻璃。

有时候,分离的人还会再相逢,
重新回到镜子前,在灰暗的灯光下
打量着彼此的眼神,让往事长出
手和脚。

● 现代诗坛

抒情与怀古

简单

有时候,自我就是复原,像壁虎断尾
不想就是想,不说就是说
房间里所有的人走完了就是到齐
连死去的人都复活了,是神秘,
无可告人。

有时候,痛就在肉里,无所不在,
去无影无踪,你甚至以疾病的名义
去医院里追查它,用白色的药片
和失眠,去割杀它。

覆满沉寂的院落
三个人,像三条线
突然交会于一点
斑驳的竹影中,是谁
还空仰着高贵的头颅?
空了,一切都空了
精神、肉体,连同
覆满激情的雕塑
没有什么能改变,没有
残缺的墓碑、倾斜的古柏

止于师旷的阳春和白雪……
都无足轻重了

壮悔堂怀古
(给李香君)
你竟然躲在这儿,委身于
侯方域,你竟然让桃花
落满了昆曲,最终还是握着一把折扇
独守着空寂。所谓历史
只是你穿错了的亵衣,怎能裹住
那秦淮河脂粉的腰肢?

你竟然躲在这儿,和孔尚任
打着哑谜。你竟然还能听到
阁楼上,丫鬟走着碎步
你的相公迟迟未起
一段香艳的性事,还未来得及触及
现实的肚脐……

你竟然躲在这儿,尘土里
像一堆尘土,你竟然
漠视着不朽的爱情,化为
传说或无有。时间
真的能改变一切?你竟然相信
未来会有人含着泪,为你写下这首诗

拿到这本书看到书名时,想起了多年前读到的苏格拉底诗人彭斯的话:“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心不在这儿/我的心儿在高原,追逐着鹿儿。/追逐着野鹿,跟踪着獐儿/……/英雄的家乡,可敬的故乡/不管我上哪儿飘荡,我上哪儿遨游/我永远爱着高原的山丘。”以前的阅读中对诗作的理解流于泛泛,读了《耸入云天的地方》,诗中炽烈的情感与这部小说忽然吻合起来,藏北究竟是一块怎样的土地,以至于作者离开三十七年后还是那么深情回望,那么魂牵梦萦?

这是一部写实回忆之作,作者用小说的方式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的军旅生涯,以饱满的笔触,刻画了边防军人坚毅朴实、勇于献身的无私品格,同时也展现了藏北奇绝的地貌与丰厚的风情。

作品中的藏北小哨卡,在边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守卫着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近千米边防线上,巡逻一次就得两三个星期时间。但这里的自然环境却十分恶劣,海拔4500米,远离大本营两千公里,一年三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所有物品只有在夏季进行储备。战士们生活是单调的,这里甚至听不到广播,一封家信只有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收到或寄出,其他时间只有让信件(其实是思念、问候)静静地搁置几个月。年轻的身体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受到健康的威胁,皮肤是皴裂的,指甲是凹陷的,头发是脱落的……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战胜了困难、孤寂、相思、无奈,他们甘愿在那里放哨巡逻、守卫边防、打击顽匪、抢险救灾,甚至不惜把生命留在那里。

他们有的来自农村,背负着家庭的贫困,自己的菲薄津贴关系着家里能否吃上几袋白面。有的来自

城市,更多的是对未来爱情的期待。无一例外,他们身上都带着对生活的憧憬,带着对爱情的纯洁向往。

无论是城市兵的罗曼蒂克还是农村兵朴实的愿望,都融入了自然条件分外恶劣的藏北,但在时代的洗礼下,他们有着同样的军人操守和追求。

在这冰雪苍茫之地,他们收获的注定是人生的悲壮。

不过,作者最终要表现的并不是悲壮的结局,如同战士们乐于试种那些很难长成的蔬菜,作品所关注的是这群军人的精神状态。

乐于助人、昂扬向上、战胜险恶、挑战极限,一个

淘洗,在回忆中隔着遥远的时空,一切反而更加清晰,更加动人与逼真,也更具审美价值。《耸入云天的地方》这部短篇小说便具有这样的特质。作者离开藏北回到内地中原,重新选择了职业,生活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几十年后,那段岁月却常常如影相随,“思念之情愈久弥坚,以至于一次次在睡梦中醒来,脑海里依然清晰地浮出藏北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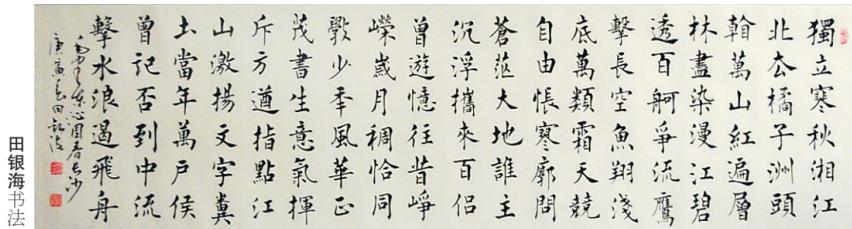
其实过去的峥嵘岁月并未消失,它一直伴随着作者后来的生命历程,在他度过若干岁月后,原先的事物与经历时时在呼唤他。时代变迁,作者珍贵的情感却还停留在原先的基点上。所以才会出现一次次梦回高原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部找寻精神家园,寄托作者情怀的作品。在作者的生命中,它犹如标杆,永久地矗立在作者的精神王国里。

藏北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是恶劣的,有人称它是“生命禁区”,然而高原上的人们却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真挚美之歌。巡逻是边防战士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巴托哨卡的战士们,每次巡逻都是对他们生命的一次考验。而在漫长的边防线上,每一处有帐篷、有炊烟的地方,就有热情纯朴的牧民,就有酥油茶、糌粑、手抓羊肉,他们是边防战士的生命线。而牧民们一旦有了困难和灾难,边防战士更是首当其冲,充当着守护神的角色。当雪灾来临,他们以忘我的精神,不惜冒生命危险对牧民进行及时救助。在凛冽酷寒之中,在令人绝望的自然灾害面前,一群年轻人闪烁出耀眼夺目的人格光彩。

在文中,还有无数次这样平常的画面,军人送给牧民一块方糖一块砖茶,牧民回馈一块肉干,彼此传递着心灵的情谊,交换着心灵的温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我想这一连串的情感故事应是与人与人之间互相慰藉的温暖之光。

一座哨卡,一个时代的缩影。作者是上一个世纪60年代参军的老战士,在当今的浮华下描绘那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对人们应该有一定的感情冲击。“传统是宝贵的……无形有形,影响人,改变人,塑造人。”可以看出作者文字背后的良苦用心。

曾经的美好不会随着岁月而风化,它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道德基石。高原生活中朝朝暮暮建立起的军民、战友情谊,如同圣山上高洁的雪水净化着人们的灵魂,这是人性中的大美,漫漶天地之中。



田银海书法

当然,老支书张蕙芳并不相信这一传言。但是,老支书确信是夏天星葬送了田获稻的政治前程,因为出了夏天星嫖娼的事,有人写信反映田获稻与夏天星的特殊关系,并旧事重提田获稻利用“美人计”腐蚀上海国营厂的供销社长等事。在1999年澄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田获稻的副市长候选人资格被取消,田获稻的政治生命就在1999年画上了句号。

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你这样的带头人

上世纪90年代,澄湖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样板县市,中央首长经常来视察。夏天星这贼坯,真会挑日子,赶在这节骨眼上给田获稻插了个窟窿——嫖娼被抓。管不上他了,且把中央首长的视察对付了再说。覃书记把首长这次视察的路线安排大致告诉了他:从澄湖市区到滨湖开发区,再到临湖镇。这是整个澄湖市的精华所在。沿着鲜花簇拥的国道,让首长尽情欣赏国道两旁的花园式工厂和漂亮的农民小别墅。田获稻认为如果把这一段比作一个巨大的盆景,那么,临湖则是其中最精雕细刻的扛鼎之作。明天来的是中央领导人,当然要把最

拿得出手的拿出来。澄湖市委覃书记告诉田获稻,首长在临湖视察的时间暂定为四十分钟,你要合理安排。田获稻理解覃书记的潜台词,要把最精彩的统统拿出来。

第二天上午,中央首长及其陪同人员的车队到了临湖镇。首长视察了“星河”电子集团公司和“花都”精纺城,然后,首长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好儿童”集团公司看了儿童自行车生产线。后来首长又去参观幼儿园、小学和敬老院。按计划,首长在张田村的视察就到此结束。

不料,首长却提出要到村委会去看看。这一下可急坏了田获稻,他一个劲向张蕙芳使眼色,张蕙芳却装做没看见。覃书记也面露难色。

张田村有澄湖市一流的小学和幼儿园,有花园式的工厂,但村委办公楼却是一幢70年代建造的泥水灰楼。支书村长的办公室里,办公桌都是过去年代的“一头沉”式样,桌面上铺着玻璃,玻璃下压着彩色年历和一些风景照片。会议室的正面上,并排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中央放着两张拼在一起的绿色方桌,这也刻着那年代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的印记。现在方桌上铺着浅蓝色的台布,围着方桌放一圈折叠椅。首长拉开一把折叠椅坐下,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以及澄湖市的覃书记都跟着坐下了,镇委书记田获稻犹豫了一下也跟着坐下了,只有村支书张蕙芳立在一角挽着头如雪白。首长立起身,走过去,拉了拉他的手说:“老张同志,党和人民感谢你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千千万万个像你这样的带头人!”

肖军长的独子肖虎

田获稻为了救夏天星,去省城找肖虎了。以前包工头的生活,使田获稻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肖军长的独子肖虎。当年肖家砌楼房,是他画的图纸施工的。肖军长曾找过不少建筑队,但他们对他的要求不是不要报酬,就是搞成南辕北辙。田获稻三画两画就画出了一张按肖军长设想勾勒出的建筑草图。肖军长还特地嘱咐在起居室设置一个琴台,他未来的儿媳是一位业余钢琴家。这幢小楼盖好后,使人不由得眼睛为之一亮。后来的四幢小洋楼,自然也包给他们建筑队了。大树头的花园洋楼成了他们建筑队的金字招牌。

田获稻和肖虎成了好朋友。肖虎甚至对田获稻说,其实他并不怎么在意他的那位对象,他自嘲地说,我是焦大娶林妹妹,我其实只配那位四川辣妹子。肖虎结婚还给他送了请柬,婚宴摆在南园宾馆。那一次,田获稻才领略了什么叫权势和气势。也是在这次结婚庆典上,田获稻第一次目睹了“林妹妹”的风采。尹红的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是一种感觉,摄人心魄的震撼力。婚宴结束后,喝得醉醺醺的肖虎,丢下美丽绝伦的新娘子,跑到田获稻新盖的工房里哇哇大哭,说我对不起那个四川妹子,我与她第一次发生关系时曾发誓山盟非她不要,我现在成了说话不算数的癞皮狗!田获稻连哄带劝把他送回了家。

肖虎没有一般高干子弟的那种傲气。他在组织部工作,关系四通八达。田获稻希望肖虎能出面给苏州公安局的领导打个招呼,“好儿童”正在上马新产品,夏天星是少不得的全权负责人。其实,田获稻最担心的是临湖镇的声音,因为临湖镇的声音也即是他的声誉,也即是澄湖市的声誉,也即是样样都要争第一的覃书记的声誉。

连载

早餐后,毛主席要我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王稼祥大使来驻地议事,我要了汽车就去了。

到了大使馆门口,站岗的苏联民警不让进,也不让拉门。我不会讲俄文,不能让他明白我的来意,只好回到车上写了一张条子,让门警交给边章武将军,让他到门口来接我进馆。这样我才进了大使馆见到王稼祥大使,并接他同车返回毛主席住所。

晚饭前,毛主席召集陈伯达、叶子龙和我等开会。毛主席首先批评了陈伯达今天外出一天未请假,然后宣布以下几条纪律:

1. 外出要请假。陈、师、叶、汪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得需经叶子龙、汪东兴批准。
2. 保密。代表团内的事情一概不得对外讲。
3. 不准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
4. 注意节约用电。

纪律宣布以后,我们向主席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定严格遵守纪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米高扬、维辛斯基来拜访毛主席,并陪毛主席吃晚饭。

晚餐:冷盘,红菜汤,三道热菜。热菜有罐焖鸡,土豆烧牛肉,烤鱼。毛主席的食欲不错,吃得津津有味,还很有兴致地与客人共饮葡萄酒。饭后还吃了一些甜点,遗憾的是没有猪肉吃。

我们七人和主席一起在一个长餐桌上用餐,所用的餐具都是沙皇时期的餐具,金光闪闪,很精致,很漂亮。

随米高扬而来的福特林同志对毛主席说:“毛泽东同志送给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礼单,已呈斯大林同志看过了。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

晚饭时送走了客人,主席忙了看国内来电,并拟复电报稿如下:“国内军事准备向海南岛渡海作战。关于渡海作战应注意潮水与风向。运载船携带足够的粮食,登陆后建立稳固滩头阵地,然后建立有独立进攻能力的基地。总之,不能轻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主席一天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包括与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国内有关的人事安排问题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莫洛托夫、米高扬来拜访毛主席。主要谈及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庆典安排问题。

寿辰的庆典上马林科夫代表苏共致贺词,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在会上致贺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主席的致词被排在各国代表团的首位。毛主席非常感谢他们的安排。

送他们走后,毛主席问我们:“参加庆典的请柬你们收到了吗?”
我们回答说:“收到了。苏联同志安排得很周到,陈伯达、王稼祥、朱仲华、叶子龙、汪东兴是在大戏院二楼的包厢里,师哲同志随主席上主席台,陈秉忱、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都发了入场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天是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主席为贵宾在斯大林身旁就座,由苏共派一位上校专门负责旁译。我们按苏共预先的安排坐在剧院的包厢内,只有师哲随毛主席坐在主席台上。

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颂述斯大林的功绩。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毛泽东主席说:“我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心情甚为愉快。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对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表示诚挚的祝贺,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下大雪。
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外面积雪很厚,树上挂的雪花多好看呀!我想去散步踩雪。”

李加吉说:“刚办完公,是否吃点东西再散步?”

我说:“外面冷得很,有零下三十度。”

毛主席说:“虽是冬天,可这房间里却像夏天,你们看外面才是真正的冬天气色。我们来到这里观赏莫斯科郊外雪景也是难得的机会,散了步回来再吃晚饭,吃得更多更香。冷怕什么!多穿点衣服就是。”

不由分说,穿上斗篷,戴上皮帽子,拉了我们就向积雪走去。